

抗战小说

青山沃野

潘景龙 著

QINGSHAN
WOYE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，日本侵略者疯狂地蹂躏着广袤富饶的黑土地，
黑龙江儿女殊死抵抗，谱写了一曲壮烈的爱国之歌。

日本侵略者封山、征粮、征猪、征马、抓劳工，大量掠夺丰厚的资源，
三千万同胞被蹂躏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农民杨大车铤而走险，给游击队员送药、送粮，参加袭击敌人的战斗，
与侵略者在白雪皑皑的大青山展开殊死的战斗……



编辑短信 608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抗战小说

青山沃野

QINGSHAN
WOYE

潘景龙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山沃野 / 潘景龙著. -- 哈尔滨 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3.4

ISBN 978 - 7 - 5317 - 3099 - 6

I. ①青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84163 号

青山沃野

作 者 潘景龙
责任编辑 李庭军 张喆
封面设计 木鱼书籍设计
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哈尔滨市经纬街 26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150010
电子信箱 bfwy@bfwy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20 × 1020 1/16
印 张 29
字 数 426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9.80 元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17 - 3099 - 6

第一章

1. 杨大车怒叱说亲人 过大年弟兄俩议事 / 1
2. 年午夜神话大青山 密林深处擒斗黑熊 / 15
3. 戏闹正月祸事滋生 闯山口惹不测事端 / 25
4. 白天轩淫威逼婚事 杨二福风雪山神庙 / 37
5. 杨大车据理不屈服 谭师长威震地头蛇 / 50
6. 英雄汉子虎口夺马 谭连长怒打徐麻子 / 61

第二章

7. 施县长请军政两界 杨大车闯山购良药 / 75
8. 白九爷杖劈宋老太 毛西堡苏山议大事 / 89
9. 众英雄智取军火库 抗日人劫马飞山林 / 101
10. 杨家人苦耕良田地 九少爷凶残杀燕儿 / 114
11. 众劳工血洗火车站 逃亡人只身奔青山 / 123
12. 三男儿冤魂归故里 三路兵马夜袭魔鬼 / 135
13. 杨大车密林找二福 出大刑县长爷作恶 / 147
14. 北大营兵围西河套 众豪杰弃暗投山林 / 159
15. 一砸警察局惩汉奸 二袭日寇英雄扬威 / 168
16. 鬼子丧命魂飞山野 众壮士热血染松柏 / 180

第三章

17. 收成时喜定良缘日 遭劫难又延婚姻期 / 194
18. 翠花深山寻恋大福 杨大车运粮靠山屯 / 204
19. 寒冬征粮灾难连天 误运子弹大车入狱 / 213
20. 谭太太营救二兄弟 三江斗胆抢劫刑场 / 225
21. 谭师长遵军令移营 翠花生子大难不死 / 233
22. 兄妹反目太太辞世 营救孙命弃田垦荒 / 248

23. 三年旱灾偏得粮谷 天降巨石人生歹意 / 261
24. 杨大车烧锅生意隆 勾结洋人欲夺良田 / 273
25. 施县长一田许二主 杨大车怒杀东洋人 / 287

第四章

26. 北荒途中义结黑龙 女将闯关深山解围 / 295
27. 杨家人暂居梨树岗 日寇修路杀害无辜 / 306
28. 谭林千里寻找兰子 众英雄结聚炸军火 / 318
29. 杨大车归故毛西堡 赶庙会女将斩汉奸 / 329
30. 楼爷生歹意兄入狱 谭林杀王岳救亲人 / 340

第五章

31. 奉命速转移北大沟 两路突围一路北撤 / 353
32. 靠山屯苏母遭劫难 救伤员李国才相助 / 361
33. 吊桥岭苏山寻二福 跳雪崖战匪夺营寨 / 368
34. 吉泉镇谭林探黑龙 女英雄掩护众转移 / 382
35. 大福北去逢凶化吉 苏山毛西堡谋良策 / 389
36. 雪爬犁载队速转移 巧设计山口歼警寇 / 395

第六章

37. 宋回春千里归故乡 李二嫂又喜结良缘 / 407
38. 春雷震撼千古大地 翻身农民喜分田宅 / 416
39. 闫宽盗金李进丧生 青年参军亲人南下 / 430
40. 李清方施展离间计 尚景财入法网被歼 / 445

尾声 / 458

第一章

1. 杨大车怒叱说亲人 过大年弟兄俩议事

绵延的小兴安岭山脉下边，静静地躺着一大块黑土地。通肯河咆哮着从这片沃野怀抱中倾泻而下。肥沃富饶的波浪平原上坐落着数不清的村庄。据说，这些散落的自然屯大约在清代就已逐渐形成。屯中居住的人不仅有关东老户，也有从关内逃荒过来的山东人。这里土肥水甜，人杰地灵，稻谷飘香，是天下富庶的大粮仓。黑土地的背后是美丽无垠的大青山，红松苍翠挺拔，人参埋藏地下，名贵的东北虎和大黑熊窜流往返，闪光的金子和油亮的原煤以及其他矿藏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这丰饶的大山和肥庶的土地，让东洋豺狼垂涎欲滴。1931年，“九·一八”的枪声响起，日本鬼子终于推开这扇财富的大门，丧心病狂地踏上了关东大地。从此，祖宗的基业被蹂躏，汉奸财主勾外欺内，蜂拥聚起的土匪践踏乡民，傀儡的官府舔着东洋人的屁股，把屎尿抛向自己的同胞，宪兵警察横行霸道，憨厚的关东人深深地陷入殖民地的深渊。

腊月二十三过小年，是打长工的伙计们下工的日子。照年例，要给伙计们准备物品，送他们回家过大年。

鸡叫头遍，佃户杨大车从热乎乎的炕上爬起来，穿好衣服并催福娘也快些起床，自己提着暗淡的马灯去马棚喂马。

厨房里，福娘不停脚地忙活着。她把准备好的年货分成几份，一样一样地搭配好，然后再均匀地分成几堆，装进口袋里。黏糕要放在白布口袋里，在口袋中间用麻绳系好，上边再装些自家制作的冰糖块。黏糕和冰糖块数量少，是给伙计们家中老婆孩子尝鲜儿的礼品。大黄米和用大黄米做的黏豆包足足给每个伙计各配一布口袋，肥猪肉每人20斤。杨大车还赏给伙计每人两条大狗鱼，这是破天荒的事。伙计们今年活做得好，杨大车和福娘十分满意，早就合计好用大狗鱼来表示对伙计们的谢意。福娘起早忙到天光大亮。兰子把煮好的饺子装在盘子里，摆了满满一桌

青山沃野

抗战小说

子。杨大车喊出伙计们到厨房用饭。几个伙计和杨大车一家围坐在长条桌前吃过年的水饺。桌子一侧是杨大车和几个伙计，另一侧挤着福娘、大福、二福、三福，兰子挨着小弟老福坐着。热乎乎的饺子冒着热气，三福一边吃一边叫：“娘，这饺子太香了！”“吃吧，过小年了，馅里肉多、油多，怎么能不香？”福娘回应着。杨大车不断地给伙计们斟酒，刘打头说：“早晨不喝酒，东家别忙了。”杨大车面带微笑说：“今天过小年，喝口酒垫垫底，过大年有精神。”说着自己端起杯一饮而尽。福娘对伙计们说：“一年到头了，吃完饺子你们就下工了。今年收成好，是大家的功劳，我给大家斟一盅。”说着给每个伙计斟酒。伙计们对自己的东家很满意，吃着饺子，喝着烧酒，心里也挺痛快。“饺子酒，饺子酒，越喝越有。”杨大车一边开心地说着，一边给伙计们劝酒。兰子看着几个伙计要回家了高兴的样子，对刘打头说：“人家回家看媳妇，你看啥呀？这回到家，娶个嫂子吧。”“对啦，刘大哥娶媳妇，抱胖小子儿。”二福、三福几个孩子几乎同时冲着刘打头调皮地喊着。福娘叫住几个孩子：“别瞎闹，你们刘大哥准会给你们娶回一个美嫂子。”桌上的人都笑了，刘打头的脸红到了脖子根，甜甜地饮了一口酒。

杨大车给伙计们发工钱。伙计们把一叠厚厚的纸币揣进衣袋里，然后去厨房领福娘为他们准备好的回家礼物。

“套车了，套车了，”大福向屋里喊着。几个伙计把自己的东西放在车上，和大福一起牵马套车。福娘、兰子、大福也一起坐车去城里。杨大车摇着鞭子，赶车上路。六匹马拉的大铁轱辘车压着厚厚的雪道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，向城里驶去。

杨家的马车是特制大型车，铁轱辘比一般车的轱辘大一圈，车轴长半尺，车身长一尺多。别人家的车载上重，四匹马足以拉动。杨家的车载上货，没有六匹马是拉不走的。去大青山拉木材，杨家的大车能载五立方米红松。靠着这辆马车，杨大车冬季贩运木材，夏季耕田犁地。在毛西堡，杨大车是种田能手，财主们都愿意把自己的良田租给他耕种。他每年要租种东家白天轩 50 垧地，家里雇佣了几个伙计打长工。一家人披星顶月亮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春种秋收，冬藏夏忙，日子过得挺红火。杨大车有一身别人没有的力气，他能哈腰把 200 斤重的麻袋从地上抓起来，然后放在肩上，别人再把另一个 200 斤重的麻袋抬起来，同时放在他的肩上，他能扛着这 400 斤的重量绕着电子走一圈。电子里的人说他力气比老虎大，送他绰号“老虎爷”。

车要进城了，杨大车把罩在鼻子上的棉布摘下来，抖了抖挂在上边厚厚的白霜，然后把貂绒帽子挽起来。回转过身对福娘说：“别忘了让大福给他六叔买回几瓶老白干。”福娘回应：“你呀，啥时候也忘不了你那兄弟。大福，给你六叔多买几瓶老白干。”大福坐在后面，点头答应着：“知道了。买它十瓶八瓶的。”“这还差不多，”杨大车听了儿子大福的话，满意地说。

马车停在县城市场边的道口处，伙计们的家人带着雪爬犁早已等候在这里。大伙连忙把东家给的物品搬到雪爬犁上，一一和杨大车道别，奔向回家的路。

这座县城很小。站在城中心的菜市场，足可以看见小城的尽头。虽然是中午，可能是天气冷的缘故，市场里购物的人并不多。杨大车和大福不断地从地摊上拾起零散的东西，乱七八糟地装进布口袋里。福娘跟在杨大车的身后，怕大福多花钱，不断催着大福：“年节好过，别啥都是好的，买起没完没了。”大福手中捧着鞭炮和烟花，笑着问娘：“娘，鞭要多买点，要不二福他们该不高兴了。”福娘挨近鞭炮床子，给二福和老福又多买了几捆小鞭。兰子领着一家人来到卖布的铺子，要扯上几块布料，过年给家人做几件新衣裳。杨大车舍不得多花钱买衣料，对福娘说：“衣裳这玩意儿差不多就行，只要不露肉就行，留几吊钱春天换季时用吧。”兰子看见柜台上色色各样的花洋布，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对娘说：“娘，你看这花洋布多新鲜，扯一块缝个花被罩多好看。”福娘明白兰子的心思，微笑着对杨大车说：“闺女家快成大人啦，该像模像样的了，给兰子扯一块吧。”看着心爱的女儿，杨大车让店老板给兰子扯了一块颜色最好看的花洋布。兰子美美地笑着，把花洋布拿在手中。

在烧锅的酒店里，杨大车装了满满几大玻璃瓶子酒，又让大福给六叔买了几瓶上等老白干。看着瓶装老白干，杨大车似乎有些不放心，问店老板：“这老白干够60度吗？”店主人指着瓶子上的标签说：“就是60度，这写着呢。”杨大车笑着回话：“庄户人不认字。”店老板也不在意他的言语。一家人走出酒店，大福对娘说肚子饿了。杨大车从一家馆子里捧出一大堆烧饼，让大伙儿充饥。大福一边吃着烧饼，一边说爹心眼小，怨爹没领着一家人吃顿馆子。看着大福不高兴的样子，杨大车教训起儿子：“这烧饼是白面做的，比咱家苞米面大饼子强多了，吃饱就不错了，还想下馆子。那馆子里的菜是谁都能吃得起的吗？别说咱们这熊样的，就连李大善人，上街买条子还从家里带苞米面大饼子吃呢！”“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，”大福不高兴地顶撞爹。杨大车接着大福的话茬继续说：“早些年李大善人穷，省着过日子。就是因为节省，

青山沃野

抗战小说

人家才发了大财，有房子，有土地，牛马成群。”福娘拦住杨大车的话：“大冷天的，一边吃一边吵，也不怕灌肚子里风？少说两句吧，和孩子一般见识。”听了福娘的话，杨大车也不吭声了，嘴里吃着烧饼，带着福娘、兰子、大福上了车。杨大车扬起鞭子，六匹枣红马伸开腰，拉着大车奔回毛西堡。

下午，天阴下来。铺天盖地的雪片像棉花团一样，瞬间给杨大车一家人披上银色的甲衣。杨大车的鞭子不断击打着马的脊背，车速越跑越快。二十几里的路，不到两个时辰就跑完了，马车从屯子东边走进来。杨大车用鞭子指着路边李大善人家的围墙，对福娘说：“大善人家的门前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好消停啊！”福娘说：“天下冒烟雪，谁还肯站在外边。”福娘话音刚落，闫花舌子弓着腰，双手抱着肚子，拖着一双乌拉头的鞋，向马车奔过来。“闫花舌子奔车来干吗？”大福说。“别理他，他来了还有什么好事。”兰子说。说也快，闫花舌子几步蹿到车前，双脚往上一跳，一屁股坐在车边上，冲着杨大车龇牙咧嘴地说：“哎哟，杨四爷赶集回来了。”他又看看福娘、大福和兰子，说：“哈，好气派呀！太太、小姐、少爷也赴城购货，好东西没少买吧？”杨大车冲着他没好气地说：“大雪天，不在屋里猫着，跑出来扯什么花花事。”闫花舌子笑嘻嘻地回答说：“啥啦，大雪天就不行出来溜达溜达。”福娘怕杨大车用恶语中伤闫花舌子，忙用手捶了一下男人的后背，不让他再挖苦闫花舌子。

闫花舌子在毛西堡是一个地道的无赖，他小时候家境好，读了几年私塾，斗大的字认识几口袋，又长着一张巧嘴，能把好事说坏，把坏事说好。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是他特有的本事。整个毛西堡没人敢得罪他。住在屯东头的李大善人和屯西头的白天轩对他也没什么办法。更让人害怕的是，闫花舌子和胡子也有来往，胡子“绑票”，他能里外传话，从中赚取钱财。他那张破嘴，能让你倒霉，也能让你遭殃。在毛西堡，闫花舌子最怕的人就是杨大车，和杨大车办事，他总要反复掂量后才张口。

此时，闫花舌子坐在马车上，眨着小三角眼对福娘说：“四嫂，你说天下的好事怎么都让你家摊上了！你瞧这几匹大枣红马，膘肥体壮，多有力气，能把山拉倒下。这宽大的铁车能载千斤货物，了不起呀！听说你们今年种了 50 垧地，明天我向李大善人给你家说个人情，再弄 50 垧地种，用不了几年工夫，你也就成了大东家了。”闫花舌子的话，杨大车早听烦啦，不稀理他。福娘不好驳他的面子，迎合着说：“闫大兄弟有眼光，托你的福，来年一定有个好年景。”闫花舌子听了福娘的话，得意地笑

了,他挨近杨大车说:“前年要是不丢了‘喜鹊花’和大青骡子,四哥的日子就更好过了。”闫花舌子的话,刺到了杨大车的伤心处,他心里十分难受,狠狠地对闫花舌子说:“你有正经事说正经事,没事少扯犊子,让人心烦。”闫花舌子被杨大车骂得哑口无言。停了一会儿,他又没皮没脸地对杨大车说:“四哥,我还得说。那年不是你从狼嘴里救了我,我早就变成狼屎了。”“你还算有良心,我都后悔透了,当年怎么不让狼把你给吞了。”“还不是四哥心疼我。我呀,这辈子也报答不完你的恩情。”“油嘴滑舌的,又有什么事情求我,有屁放吧。”杨大车知道,闫花舌子凡是有求于人之前,总要拍人家马屁。闫花舌子听了杨大车的话,挤了挤三角眼,抽动一下鼻子,把来到嘴边的话又咽下去,没敢说。

闫花舌子今天来找杨大车,的确是来办大事,但不能在车上说,他要去杨家坐在炕上喝着小酒,才能办事。于是,他拐弯抹角地对杨大车说:“四哥,今天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,晚上弄几盘菜,烫两壶酒,喝几口?”杨大车明白闫花舌子是来吃便宜的,心里很烦,他转过身来,伸出胳膊,用粗大的手把闫花舌子推下车:“你去李大善人家喝酒去吧,四哥我今天不高兴。”说着,杨大车挥动鞭子,催赶马车向家中走去。闫花舌子依然紧紧追在马车的后面。

毛西堡屯靠西边一点,有三间草房坐北朝南。正房两侧是东西厢房,东厢房是马棚,西厢房是磨房。院子很规整,虽然不大,但也算宽敞。这座不大不小的农家宅院,以及它对面的50垧良田是杨大车租东家白天轩的。杨大车和白天轩是五年的契约,今年是最后一年。过了大年,租房租地的契约要重新签订。在杨大车的心中,虽然白天轩的租金高,但地板子厚,油黑发亮的土质只要多出些力气,多花些工夫,就能把日子过得宽绰些。他准备过了年再和白天轩续五年契约。

杨大车把车停在自家院里,和大福卸马摘套。闫花舌子赖着没走,也跟着东一把西一把地忙乎着。

腊月的天很短,家家户户的煤油灯亮起来。杨大车家挂着一盏带罩的吊灯,看上去还算挺亮。屋子被福娘烧得热乎乎、暖烘烘的,屋地中间摆放着长条桌。福娘从锅里盛出几大碗菜,兰子一样一样端到桌子上,热气腾腾冒着扑鼻的香味,让人直流口水。大福请来六叔陪爹喝酒,过小年的气氛也算浓厚。杨大车和六叔看着这四碗大菜:猪肉炖粉条、小鸡炖蘑菇、酸菜炖豆腐、胖头鱼炖白菜。杨大车喊来一家人,围在长条桌前吃小年饭。他把桌上的三个酒杯斟满,看看对面坐着的闫花舌

青山沃野

子,心里虽然不悦,却又碍着面子没办法,说道:“今天过小年,这闫兄弟既然来了,又撵不走,喝几盅吧。”转过头来对六叔说:“一年就要到头了,日子过得太快了。”然后又看了看福娘说:“今天你也喝几口,这一年累得腰痛腿酸的,喝几口酒解解劳累。”福娘听了男人的话,心里挺舒坦。杨大车给福娘斟了一杯酒,几个人举起杯来一饮而尽。

哥俩喝着酒,唠着明年种地的事情。杨大车说:“今年雨水调和,多打了几担粮,弄回几吊钱来。明年还不知啥样呢!”“啥样子地也得种,就是多种和少种的事。”六叔回应。福娘插嘴说:“养了五六匹马,地不能少种。不管啥地,都得种个30垧50垧的,要不就白过一年呀。”杨大车接过福娘的话:“50垧,就是50垧!紧紧手,挨点累吧。庄稼人就是挨累的命,要想日子过得好,别怕累折腰。”六叔知道自己的哥哥是什么样的人,为了生活,他是不要命的主。六叔对大车说:“听说明年收租加一行。”“你听谁说的?”“白家管账先生。”六叔的话像一盆水浇在大车的心上,他顿时冷下来,问六叔:“这是真的吗?为什么呀?”六叔说:“白家说出来的话向来就是板上钉钉子,不能变。大管家说,多收一行租是为了给日本人交粮用。”杨大车的脸阴下来,看看福娘,又看看六叔,似乎在寻找希望。继续喝酒的情趣没有了,杨大车放下手中的筷子,把饭碗推向一边,拿起木斗克装上一袋旱烟,使劲地抽起来,屋子里布满了呛人的烟味。福娘把剩下的饭菜收拾起来,端进厨房。兰子端来烧开水,放在大车和六叔跟前。屋子里失去了欢乐和笑声。过了一会儿,六叔告诉杨大车:“今年收租粮,过斗时白家动了心思,使了花招?”“他们用了什么花招?”“白天轩让大管家在斗的上口钉了一圈半寸宽的木板条,刷上黑色,一斗能多收几斤粮食,难道你没看出来?”听了六叔的话,杨大车痛苦地拍着脑袋说:“难怪我从场院里扛出的粮食和交租子的数对不上账!白天轩也太损了,我找他去。”说着就要穿鞋去找白天轩讨公道。六叔拦住哥哥:“忍了吧!谁让咱眼瞎,当时没看清楚。事情过去了,白家把大斗藏起来不认账,咱们就是有理也说不出。”杨大车气急败坏地骂着:“这才叫哑巴吃黄连,有苦说不出呀。”他越想越恼火,对着天发誓:明年一定不种白家的地。虽说对天发誓,但他心里却舍不得这50垧良田。六叔对大车说:“50垧地不能不种。等明年秋后收租时,大家把眼睛擦亮,量他也不敢年年用这一招。”六叔的话启发了杨大车,他对闫花舌子说:“白家用大斗收租粮你知道不知道?”闫花舌子推诿着说:“四哥,这样见不了天的事,白家怎么能让我知道。”杨大车没理闫

花舌子的话,对六叔说:“记着,这件事不算完,明年秋后一起算账。”

六叔要回去休息了,杨大车对闫花舌子说:“天不早了,你也该走了。”闫花舌子听了主人的话仍然不动身。大车看着他那死皮赖脸的样子,说:“是不是又过不去年了,想要点东西呀?”闫花舌子听了大车的话连连摆手,说:“四哥,多谢了。白老东家已经让人把年货给我扛过去了。”也不知道他的话是真是假,杨大车挖苦说:“今年日头打西边出来了,白天轩给你送年货?是不是又让你干什么损事?”“哪里,哪里。”闫花舌子说着,用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圈,对大车说:“四哥,兄弟今天不白喝你的酒,是来给四哥家办事儿的。”“办事儿,你能办什么事儿?说来听听。”闫花舌子见说话的机会到了,脸上的皮肉同时挤在一起,满副笑态地对杨大车说:“这可是件天大的好事,恭喜你呀四哥,只要点头同意,你就攀上高枝了。”“什么事快说,别装五作六的。”杨大车很不耐烦地催闫花舌子把话说清楚些。闫花舌子看看福娘,十分神秘地对大车说:“白家九少爷相中你家兰子了,白天轩老爷让我来提媒,娶兰子做九少爷的太太。这不是天大的好事?要是把兰子嫁到白家,你们成了亲家,还用想什么粮食呀,土地呀,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。”杨大车早已火冒三丈,他忍着火气听完闫花舌子的一番鬼话,不由分说,从炕上拿起装烟的铁缸子狠狠地向闫花舌子头上砸去。闫花舌子没想到杨大车竟然会不同意这门亲事。他来个好汉不吃眼前亏,撒开双腿向门外跑去。这时,正好兰子从西屋过来,闫花舌子撞在兰子身上,差点使兰子摔倒。杨大车用手扶住兰子,没去追闫花舌子。

闫花舌子吓跑了,杨大车气得破口大骂:“狗娘养的东西,主意打到我的头上来了。我闺女就是喂鸭子,也不会嫁给白家。”他双腿颤抖,一头栽倒在炕上。福娘说:“孩子他爹,别生气了,闫花舌子不就是放个臭屁吗。驴拴在咱家槽上,量他还敢抢人不成。”杨大车冲着福娘说:“你呀,别把事情看简单了,白天轩财大气粗,什么屎都能拉出来。”“那你还是怕他们呀!”“我怕个屁,我要怕他就不是男人了。”福娘怕气伤了大车的身子,安慰说:“凡事没有过不去的河,车到山前自有路。”

六叔坐在凳子上一直没吭声,听了哥哥和嫂子的话之后,对哥嫂说:“闫花舌子的话不可不信,也不可都信。我琢磨着,一是他过年缺钱少财,来勒大脖子;再就是白家果真托他来做媒。对闫花舌子这种人,钱是不能给他。白家要娶兰子也是痴心妄想。就算白家真的要娶兰子,年前仅有几天时间了,又能怎样。”六叔的话有理,杨大车消了气。哥俩唠起过年以后去大青山贩运木材的事情。

青山沃野

抗战小说

往年去大青山贩运木材，要在正月十五以后起车进山。杨大车和六叔各自赶着自己的车往返在县城和大青山的路上。把从大青山拉回的红松堆在城边的空地上，贩卖木材的老板按拉运木材的数量，检尺付钱。杨大车和六叔凭着辛劳艰苦赚些运费，填补生活需用品。

六叔对大车说：“过了十五，木材不好下山了。听说日本人管得厉害，不让木材下山。”“你是从哪儿听到这个消息的？”“木头贩子王老四亲口告诉我的。他说日本人在山口处设立了木材验查站。进山出山都要经过允许。”听了六叔的话，杨大车骂道：“这是个什么年头，一点人事都没有，放着大青山的木头只让日本人用，他妈的也不说个理了。不拉山，就干等着受穷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”“别急，”六叔拦住哥哥的话说，“王老四说，谁要是在正月十五趁山林队没上班前，把木头运到城里，给双份运费。”“这话当真？”“没错。王老四还说，谁要肯出车，他提前付给一份运费，木头卸车后再付给一份运费。”“是呀，王老四这小子不玩赖，多少年来没办过坑人的损事。信他一回，正月十五前干两趟。”杨大车对六叔说。六叔点点头，用手指数着日子，对大车说：“十五前要走两趟，三十晚上就得动车，要不第二趟十五前赶不回来，麻烦可就大了。”“三十晚上发完神纸，吃过饺子赶车上路，大年初一晚上天黑的时候准到山场，”杨大车很有把握地计划着自己的想法。六叔同意哥哥的主意，然后说：“我明天进城找王老四把事定准。”“对，让王老四先拿出一份脚费来。他真的给咱们拿脚费，说明他诚心做生意。不预付这一份脚钱，咱们不伺候他。”“就这么定了。”为慎重起见，杨大车对六叔说：“老六，我看先这样，新正大月的咱哥俩先动一台车。你的车小，先别动，用我的大车先走一趟。赚钱了下趟你的车一起走。不过，头趟发车你得跟我一起进山，脚费咱哥俩二一添作五平分。”六叔理解大车的意图，点头同意他的安排。

第二天，六叔进城找到木材贩子王老四。王老四知道杨大车要大年三十进山运木材，十分高兴，请六叔下馆子。

六叔从馆子离开时，王老四欣然付给六叔一份运费，恳切地答应木材卸车后再付另一份。

白天轩是方圆百里之内有名的大财主。他在毛西堡占有良田千顷。据说，在北荒的两处窝棚就拥有土地数千顷。

毛西堡西头坐落着白天轩的高大宅院。长方形的围墙把两栋并列的七间青砖

瓦房包在里面。正房两侧是东西厢房陪衬。宽宽敞敞的大院一角是几个贮粮食的大圆粮仓。

围墙正面两扇油黑大门对开，宽厚的墙体有一丈多高。高高的围墙四角建筑着四个炮台，炮台的小屋里昼夜有炮手守护着。白家大院的炮手枪打得准，很有名气。胡子们对白家大院也是望而生畏。

院内东侧厢房住着打长工的伙计、管家、伙房先生。管家的房间紧靠大厨房，厨房外间是伙计们吃饭的堂屋，堂屋的外间是白家老小用饭的餐厅。两厢房南边几间是马棚，挨着马棚的两间是草棚，草棚的北边是磨房，炮手们住在紧挨磨房的一间屋子里。

白天轩妻妾三房，生下三男四女，两栋七间房都住满了。白家的小姐少爷，整日里梳洗浪荡。白天轩的三房太太少不了争风吃醋。白天轩对这些鸡毛蒜皮之事不屑一顾，听之任之。眼下白天轩有两块心病，一块是女儿白翠花不听话，嫁不出去；另一块是九少爷没人提亲，娶不来媳妇。翠花和九少爷都是三姨太生养的娇子，白天轩 40 岁出头时得了这两个宝贝，当然视为心头肉。翠花生性刚烈，很懂事，既开朗又活泼，性情开放，她不肯出嫁的原因是她根本看不起大户人家的花花公子，更提不上喜欢他们，和他们相伴终身。九少爷白行理和翠花恰恰相反，他瘦小干瘪，其貌不扬，从小娇惯成性，沾了一身恶习，酗酒、吸毒、打牌他无所不好。由于长相过于丑陋，请来做媒的人都吓得不敢正视他，偷偷走开。

上几天是白天轩的 60 岁生日，福娘带着兰子给他拜寿。白天轩看兰子俊秀聪慧，滋生了要她给九少爷做媳妇的念头。于是，他找来闫花舌子，在好酒好菜的款待之后，派闫花舌子去杨大车家说亲。闫花舌子被杨大车用烟缸子砸回来，并没有把这不得体的经过告诉白天轩。

此时，白天轩正拖着肥胖笨重的身子，在客厅里不停地走动，家人领着闫花舌子推门而入。白天轩很客气地让闫花舌子坐在木椅上，吩咐家人给他倒了一杯茶。家人把茶放在闫花舌子跟前走出去，闫花舌子端起茶杯喝了几口。白天轩走到闫花舌子的对面，看着他，冷冷地笑着问道：“闫先生，去了一趟杨家，提亲的事办得有头绪了？”闫花舌子早有准备，瞒天过海地撒起谎来，哄骗着说：“老爷，这事有门儿。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白天轩迫不及待地说：“什么叫有门儿，我问你是行还是不行？”闫花舌子被白天轩生硬的话弄得把准备好的谎言说乱了套：“老爷，是这样。

青山沃野

我昨晚去了趟杨家，杨大车招待了我，他和他老婆都同意把闺女嫁给九少爷。”闫花舌头边说边挤弄挤弄贼眼，看着白天轩的脸色接着说：“可是，事不太好办，他那黄毛丫头不同意。”“不同意又怎么着了？”白天轩问。闫花舌头胡编着：“那丫头被杨大车打了一笞帚疙瘩。”听了闫花舌子的话，白天轩微笑着说：“杨大车还算识时务，懂点人事。这件事依我看先不急着办，等过了年咱们再议。”白天轩迈着四方步在客厅里转了几圈，冷笑着对闫花舌头说：“小小的黄毛丫头不知好歹，没关系。猴子不上杆，也就是多敲几遍锣。你呀，多跑几趟腿，没啥事多去杨家坐坐，扯扯闲淡，套套近乎，给小兰子弄点时髦东西，哄她高兴。老九在家也闲着没事，你时常带他去杨家转悠转悠。人熟为宝，别看老九长相不佳，看长了也就顺眼了。”白天轩的话分明是给闫花舌头出了个难题。闫花舌头听了心里叫苦，怨自己不该撒谎，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现如今只好一错到底，他对白天轩说：“老爷，给小兰子买点好玩意儿得花钱呀。”白天轩冷笑着说：“我有安排。”回身向门外喊：“来人。”家人应声进屋，白天轩吩咐家人：“去账房拿 20 块大洋给闫先生。”时间不大，家人把白花花 20 块大洋放在桌子上。闫花舌头看见眼前发亮的银元，脑子里闪现出昨夜被杨大车赶出门的情景，他定了定神，反正是一不做二不休，把银元从桌上抓起来，揣进空空的口袋里。白天轩看闫花舌头把钱揣起来，沉着脸对他说：“这钱你留一半过年，余下的一半给小兰子买些时髦的东西送过去。记住，一定要办妥。如果搞糟了你把银元给我吐出来。”闫花舌头被白天轩敲山震虎的话吓得双腿发软，差点坐在地上。白天轩向窗外看看，天色将黑。他喊来家人说：“让厨房多做几个菜，今晚留闫先生吃饭，让九少爷陪客。”家人把闫花舌头领到厨房，又换来九少爷作陪。

白家厨房的一间小餐厅里，白九少爷和媒人闫花舌头面对面地饮着酒。九少爷白行理十分尽兴。他劝酒很有功夫，闫花舌头已经被他灌得开始胡言乱语，信誓旦旦地说：“你们的婚事我一定办妥，办不妥我不得好死，天打五雷轰。”白行理得意地从衣袋里掏出五块银元，一边拍着闫花舌子的脑袋，一边往他手里塞银元说：“闫先生，拜托了。此事成了，本少爷要大谢你。你看谁家小寡妇漂亮，我出钱，给你办女人。”闫花舌头虽然醉了，但心里清楚，别说要女人，弄不好白天轩会打断自己的腿，说不定要遭大殃。醉酒的闫花舌头眼神恍恍惚惚，眼睛里的白九少爷更加丑陋难看，干瘪瘦小的身子挺着一个西瓜脑袋，一双睁不开的睡眼皮上长着一块疤，这块疤有半寸长，人称“疤痢眼”。两腿瘦得像皮包骨，嘴唇向上翻着，露出一一年四季

在外的黄牙。灯光下，闫花舌子仿佛看见一个魔鬼在眼前晃。他有些后悔，不该把手插进磨眼，可是口袋里的银元又使他来了精神。他拍着白行理的西瓜脑袋，挺着脖子吹牛：“九少爷，你忍着点，过了年，美人就上床了。”白行理也有些云山雾罩，他扭着细狗一样的腰向闫花舌子保证：“事成了，本少爷重谢你，保你后半生吃香的喝辣的，享清福。”在两人吹吹捧捧的客套声中，闫花舌子离开了白家大院。

闫花舌子回到自己的阴冷小屋，躺在冰凉的炕上，心里有事，怎么也睡不着。虽然自己收了白家的银元，可杨家本来就没应允这桩婚事，况且杨大车又恶狠狠地用烟缸砸了他的头。闫花舌子翻着身，从炕头滚到炕梢，又从炕梢滚回炕头，然后坐起来，点上旱烟，苦苦地想办法。他左思右想，促成九少爷的婚事是没有办法的，自己又无路可走。拿了白家的银元，办不成事白天轩饶不了他；杨大车家他是不敢再踏进一步了，怕杨大车打断自己的双腿。闫花舌子实在是到了狗急跳墙的境地，一条所谓的“妙计”在他脑子里一闪，他咬咬牙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就这么办，弄不好我去西河套当胡子。”

今天是腊月二十五，闫花舌子大清早起来，去屯东头找杨大楼张罗办秧歌，找戏子和皮影匠，准备正月里唱台戏。

毛西堡正月里扭秧歌、唱台戏是由白天轩、腰包家和李大善人三个大户人家轮流出钱。牵头办理此事的是杨大楼和闫花舌子。今年扭秧歌、唱台戏轮到李大善人出钱。

闫花舌子和杨大楼一前一后走进李大善人家的大院。

李大善人正在客厅里悠闲地抽着烟，见闫花舌子和杨大楼走进客厅，很热情地招呼两人坐下。闫花舌子还没开口，李大善人先开了腔：“两位来，一定是要操办扭秧歌、唱台戏的事情吧？”闫花舌子带着笑回答：“善老爷明白，今年轮到你家出钱办秧歌、唱台戏。我们哥俩今天来，是征求善老爷的意见，看怎样办才是？请善老爷明示。”李大善人听了闫花舌子的话，又看了看杨大楼，心想：这两个王八蛋，无利不起早，哪年都要借这个因由，弄几吊钱解解穷气。于是，他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也不知二位听说没有，日本人已经进东北了，天下的大事连少帅张将军都管不了了。东洋人要粮要钱，谁要拿不出是要砍头的。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好过了！你们还张罗扭秧歌、唱台戏，荒唐，荒唐至极。”听了李大善人的话，闫花舌子和杨大楼傻了眼。二人心里明白，李大善人是不想拿钱办秧歌、唱台戏，拿东洋人作说。可是一时又

青山沃野

抗战小说

没什么话能说服李大善人，只能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听李大善人继续说：“年年扭秧歌，没几个人加入，像掉队的雁，拖拖拉拉的，扭得没劲；唱二人转的，蹦蹦跳跳说些埋汰话；唱皮影戏的，几个大老爷们儿扯着脖子瞎喊，听不出唱的什么调。算了，今年就免了吧。”李大善人把话说死了，闫花舌子没法巧辩，只好和杨大楼扫兴地走出李家大院。

在李大善人家碰了一鼻子灰，闫花舌子把杨大楼领到自己的冷屋，对他说：“李大善人是不玩人性。他舍不得钱，拿日本人作说，要改毛西堡的规矩。这不是砸咱哥俩的饭碗吗，得想想办法。”“想什么办法呀？人家不拿钱，咱们有啥招。不办就拉倒，也不操那份心。”杨大楼说。听了杨大楼的话，闫花舌子骂道：“你个死脑袋，懂个屁。不操心，谁给咱们钱？没有钱，这年怎么过？你还装呢，瞧你一身油渍麻花的衣裳，也该买新的了。”听了闫花舌子的指教，杨大楼开动脑筋想办法，力争把秧歌和唱戏的事张罗办起来。两人想了半天，想出个好办法：去找白天轩告李大善人的状。

白天轩正在客厅和大管家谈着来年出租土地的事，看见家人把闫花舌子和杨大楼领进来，肥胖的身子从木椅上站起来，挤着笑脸问闫花舌子：“闫先生来，一定有事儿，屋里没外人，你就直说吧。”闫花舌子开门见山地对白天轩说：“老爷，今天是二十五，再有几天就要过大年了。照往常的规矩，现在屯里该准备办秧歌和唱台戏的事了。”白天轩听着闫花舌子的话，口中连说：“是呀，是呀，到时候了，该张罗了。”闫花舌子接着说：“今年轮到李大善人出钱办事，我和杨大楼刚去过他家，可他说今年不办秧歌也不唱戏，要办秧歌、唱台戏，让我们哥俩自己张罗，他不出钱。”闫花舌子停了一下，看看白天轩的脸色接着说：“李大善人不同意，我们只好找老爷出面说话了。”听了闫花舌子的话，白天轩问管家：“李大善人办秧歌、唱台戏是不是排在三家最后边？”管家说：“三年轮一回，这是三年的最后一回。”白天轩本来对李大善人就不满意，对管家说：“他凭什么要少办一回。想找便宜，还轮不到他吧。”他回过头来对闫花舌子和杨大楼说：“去找老九，让他领你俩去找李大善人，办不办他说了不算。”说完把手一挥：“去吧，叫老九去。”闫花舌子一看白天轩给自己撑腰，高兴地叫出九少爷。白行理正闲着没事做，耀武扬威地领着闫花舌子和杨大楼去李大善人家。

李大善人在白九少爷的威逼和谩骂下，乖乖地把扭秧歌和唱台戏的费用交到